

郭紹虞論語文教育

蒋凡 郭信和 编

郭绍虞论语文教育



河南教育出版社

郭绍虞论语文教育

蒋 凡 郭信和编

责任编辑 佳 言

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72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347—0488—X/G·423

定 价 6.60元





↑郭绍虞先生在书房里



←郭绍虞先生和女儿信和合影

编辑说明

一、我们编选《郭绍虞论语文教育》一书，向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介绍郭绍虞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是为改进我国的语文教育作参考，并适应广大读者学习语文的需要。

二、本书编入郭绍虞先生论述语文教育的文章五十六篇。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和查阅，我们将文章略加分类编排，并以文章发表的时间为序。

三、辛亥革命后不久，郭绍虞先生即入教育界，历任小学、中学及大学的语文教师，一直到一九八五年逝世，积七十余年之经验，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特别是长期从事大学的语文教育，使他的语文思想，不仅有实际体会，而且富有理论色彩，而其语文理论一旦结合实际，就愈加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四、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郭绍虞先生的为人、教课与治学，我们选择了五篇回忆和纪念文章，作为本书的附录。

五、本书承顾廷龙先生作序，顾先生字起潜，别号蜀叟。1932年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毕业，授文学硕士，是郭绍虞先生早年的学生。1939年夏应张元济、叶景葵之聘创办上海合众图书馆。解放后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现为名誉馆长；兼任复旦大学、华东师大教授；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顾问、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现在，顾先生已八十四高龄，仍热心为本书作序，在此特致

衷心谢忱。在编选过程中，又得到郭绍虞夫人张方行同志的支持；另外，上海作家协会魏绍昌同志，也为本书付出了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限于编者水平，编选过程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7.5.15.

序

回忆1931年夏，龙负笈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时郭绍虞先生任主任，因得忝附门墙。龙主吾家颉刚教授家，时郭师寓成府蒋家胡同四号，颉刚寓三号，比邻而居，往来甚密，龙亦得时从请益。春风化雨，获益良多。燕大毕业后，余投身图书馆界，1939年秋复来上海筹创合众图书馆。后来师亦来上海任同济大学文学院院长，招余任教，是余兼任教学之始。师之编《国文月刊》，发起中国语文学会，余均忝叨末座。建国后余仍致力于图书馆事业，六十年代初师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即在上海图书馆辟专室以供采撷，又得朝夕相见者两易寒暑。十年动乱，不通音问。迨余久幽获释，造门问安，谈次，瞥见书室中犹悬余在校时所作楹帖，吾师不以其丁乱而弃去，徵见先生对后学之爱护，感篆莫名。

吾师郭绍虞先生从事语文教育七十余年，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是一位卓有成就、贡献极大的语文教育界的老前辈。他教过小学、中学，更是长期从事大学教育，既研究语言科学，又专精文学研究，所作散文及新旧体诗，都富有新意，为海内外人士所共仰。

由于先生勤学好问，既具有扎实的传统语文基础，又能不断吸取新知识，因而他的语文教育思想，随时代而前进，充满了创造性的活力。早在1916年前在商务印书馆所设尚公小学任语文教

师时，为使小学生便于理解课文，编写了《小学生文法》，用以改革死背书本的传统教育方法。“五四”运动前后，他在介绍国外新思潮，传播新文化方面，也曾付出很大努力。晚年所撰《语法修辞新探》一书，已与“古为今用”思想有暗合之处。可谓贯通古今，为提高我国的语文教育水平作出了贡献。

本书的编辑，旨在反映先生在语文教育方面的许多特点，先生认为语文教师特别要重视教书育人。他赞扬朱自清先生，提倡狂狷精神。“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他自己身体力行，当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在燕大的课堂上，读《诗经·黍离》之篇，读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时，狂歌恸哭，满座泪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在北平曾关押他，强迫他到伪北大教书，但他不为威胁利诱所动，愤然拒绝，举家南下，表现了高风亮节，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成为学生表率与楷模。此其一。

先生对于“语文”工作，他既重“语”，指语法、修辞、文字方面的研究；又重视“文”，指文学写作方面的教育，但更注意“语”和“文”的实际结合。他注意语义学的探讨，重视语法与修辞的结合，正是力图从我国的语文实际出发，使学生能学以致用。此其二。

先生治学，勇于闯新路，不人云亦云。所撰《骈文文法初探》是其一例。马建忠对骈文视为等诸自郐以下，置之不论，先生不以为然。他认为“在文学史的观点上都不能抹去这一段长时期的历史；因此在语言学史的问题上，也同样不能不讲骈文的文体”。在大学的文学史教育中，“即要讲到骈文的文体，就不能不触及骈文的文法”。这种从中国语文的实际出发，不囿于旧说，敢于创新的看法，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彩。此其三。

先生在语文教育中重审美教育，开拓语文教育的视野。他在1920年左右在北京《晨报副刊》连载《艺术谈》，谈艺术，如雕刻、美术、建筑乃至文艺心理学，大大丰富了语文教育的内容，加强了语文学科与其它学科的联系。此其四。

蒋凡、郭信和两同志编辑《郭绍虞论语文教育》一书，既成，属系一言。蒋同志为师入室弟子，信和为师之长女，皆随侍左右者，饫闻绪论，受诲较多。所以纂集斯编，一本实事求是之宗旨，如先生关于文字改革问题，早年热情提倡改革，赞扬汉语拼音化；但晚年又以为汉语拼音化存在一定的困难。今如实选录，以见先生学术思想的演变。距龙侍座之时，忽逾半纪，薄殖废学，不克阐扬奥旨为愧耳。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日顾廷龙时年八十有四。

目 录

教育之路的回顧

- | | |
|--------------|-------|
| 忆佩弦 | (1) |
| 回忆大教联 | (5) |
| * 教育生涯的回忆与思考 | (8) |

语文总论

- | | |
|----------------------|--------|
| 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他旨趣 | (11) |
| 作文摘谬实例序 | (26) |
| 《语文通论》自序 | (32) |
| 论八股 | (35) |
| 关于扫除文盲 | (37) |
| 《语文通论续编》自序 | (40) |
| 语文漫谈 | (42) |
| 关于高中语文课本上的语文问题 | (66) |
| 怎样自学 | (68) |
| 关于文风 | (72) |
| 正确理解，作好准备 | (74) |
| 怎样读书和怎样在读书中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 (77) |
| * 关于大学中文系语文课程的构想 | (81) |
| 教育重在启发 | (88) |

注：有*号者，题目为编者所加。下同。

文字与语法

语言的改造	(89)
中国语言所受到文字的牵制	(93)
语文小记	(96)
词语、诵读	(102)
从《马氏文通》所想起的一些问题	(104)
《语法修辞新探》前言	(118)
我对文字改革问题的某些看法	(123)
再论文言白话问题	(128)

修辞教育

《新著修辞学》序	(140)
《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绪论	(143)
中国语词的声音美	(146)
• 言喻之应用与作者的创造力	(153)
• 修辞与文法的微妙关系	(157)
《中国修辞学史》序	(161)

文学与语言之间的中介学科

• 谚语四要素及其理解和欣赏	(164)
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字之演变趋势	(171)
中国语言与文字之分歧在文学史上的演变现象	(186)
《中诗外形律详说》序	(194)
五四与文学语言	(199)
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	(207)
语义学与文学	(216)
• 骈文、骈语与语文教育	(227)
骈文文法初探	(230)

文学研究方法与欣赏

郭伯恭《饥饿诗集》序	(258)
重刊《菜根谈》序	(260)
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	(262)
后序	(289)
古典文学的普及	(293)
《清诗话》前言	(295)
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303)
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问题	(307)
我是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	(315)

育人及其他

艺术与情操教育	(319)
科学与文艺教育	(321)
谚语的时间性、空间性及其教育意义	(323)
论狂狷人生	(326)
从文人的性情思想论到狷性的文人	(329)
文艺教育的方向	(338)
五四运动述感	(340)

附 录

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	朱自清(347)
狂狷人生	唐弢(351)
怀郭绍虞先生	秦佩珩(357)
缅怀导师郭绍虞先生	杨明照(361)
学海扬帆七十春	蒋凡(364)

忆佩弦•

在一个动荡的大时代中，可以成斗士，但也不必全以斗士的姿态出现。一多^①是斗士，佩弦就是不必定以斗士姿态出现而仍不失为斗士的人。

当东汉宦官专政，政治混乱的时候，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这即是斗士的姿态。登龙门的人物，也多是参加斗士的队伍。然而郭林宗之称黄叔度，谓其“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黄叔度也不失为当时的斗士，却就不必定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

各人性分所限，未可一致，只须淡泊而不躁进，有正义感而不抹煞良心，自然不会帮凶；处事认真，生活严肃，自然也不会帮闲。不帮凶，不帮闲，虽不曾做到十足的积极的斗士，至少也可以说是不会与斗士背道而驰的。狂性的很容易成为斗士，狷性的就不必定以斗士姿态出现了。

我与佩弦已有整整十年以上没有见面。自芦沟桥战事起了以后，佩弦离开了北平；自太平洋战事起了以后，我也离开了北平。从此而南北东西，只有别离，没有相随，在整整十多年中间不曾会过一面。我不知佩弦近来有些转变没有，但从十年前的观察看

• 佩弦，朱自清的字。本文原载1948年《文讯》第九卷三期。

①一多，即闻一多。

来，佩弦可以与一多走同一路线，却不会与一多同样的激烈。从他们做事做学问认真不苟的态度而言，可以说是极相似的。认真不苟，自然会正视现实。天下只有“无所为”的人，可以不问环境如何，现实如何，始终恬然地而又优闲地度他的岁月。认真不苟的人就不肯如此，也不能如此。平日不肯轻易放过自己，也就不肯轻易放过现实而置诸不问。所以在学问方面比较认真而埋头苦干的人容易转变，而生活稀松开口闭口“无所为”的人却难得转变——因为不会是真的转变。我们可以说“有所不为”，却不能说“无所为”。“无所为”这句话确似飘飘然觉得很超脱似的，但其结果将流于“无所不为”。从这一点言，即是佩弦与一多可能走同一路线的地方。

然而佩弦却不会与一多同样的激烈，这不是佩弦的短处，却正是佩弦的长处。一多给人的印象是英锐，佩弦给人的印象却是雍容。假使说一多是高明的，那么佩弦就是沉潜的，一多属狂性的，那么佩弦就属狷性的。狷性的人自有其不可及处，但是要狷性而又能“其器深广难测量也”，那就不太容易。《世说新语》称：“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家问他的原因，郭林宗对于黄叔度就说了上边所引的一节话：对于袁奉高，却说：“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也。”虽清易挹，这是狷性的人最容易犯的缺点，而佩弦却不是如此：能清而不易挹，所以我说这正是佩弦的长处。

在以前，佩弦在清华，我在燕京，距离得很近；而且，我兼着清华的课，佩弦又兼着燕京的课；到后来，燕京方面限制教员兼课了，我就与佩弦交换着教，佩弦教的新文艺，我教的文学批评史。直到后来，连交换着教也不可能了，正巧那时罗根泽君需要担任文学史的功课，我就顺水推舟介绍罗君前往接任我的功

课，但是佩弦在燕京的兼课却一直照旧，没有变更。为此关系，所以见面的机会特别多。中间再有一个时期，我们都开陶诗研究一课，彼此之间，交换着搜得的材料与新获的意见；在那时，学问上的切磋，真可以说得到无穷的快乐。但是，我总觉得佩弦为人，除了友谊，除了切磋学问之外，另外自有其不可及的地方。这一点不可及的地方，可以意识到，却没法加以形容，加以说明。简单言之，即上文所谓“雍容”。我觉得比较适宜的办法，还是套用我家林宗的话，所谓“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这或者是凡与佩弦接触的人所同有的感觉，但至少，在我是自认为不可及的。

这一点，也可说是一多与佩弦的分歧处。一多恨多于爱，佩弦爱多于恨；一多嫉恶若仇，佩弦从善如归。这在两人的作品中间也可以看出来。因此，同样正视现实的结果，在一多认为不可容忍，在佩弦却可以涵容过去。所以一多必须以斗士的姿态出现而佩弦则否。佩弦虽不必定以斗士的姿态出现，但要向青年学习，却也正是与一多走同一的路线。

爱多于恨而处事不认真，就不会正视现实，虽能圆融却成为乡愿。有所不为而没有一点狂者进取的精神，就难免畏缩，虽能洁身自好却成为自了汉。佩弦之所以为佩弦，正因不是乡愿，不是自了汉，故能“其器深广，难测量也”。所以我说：佩弦是不必定以斗士姿态出现而仍不失为斗士的人。

我尝以为由狷而进于狂，是最为理想的标准。不进于狂，则逃避现实，很难脱掉旧日隐士的意识。所以只有狷性的人最需要向青年学习；而且也只有狷性的人才配说向青年学习，正因其处事认真，不会成投机家口号的缘故。同时，若不是由狷而进于狂，则狂者进取，又很容易成为自私自利，流于英雄主义，甚至倒行逆施。我们只须看前一批提倡革命的分子，他们所表现的成

绩是怎样，就大可以作为“殷鉴”了。

我们需要进取的狂者，我们也需要有所不为的狷者。我们更需要由狷而进于狂的“其器深广”的人。所以我说这正是佩弦的长处。

黄叔度仅凭这一些德行已足自致于不朽；而佩弦呢，自有他的文章，自有他的学问，都足以奠定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然而佩弦的伟大，却另在学问文章之外自有其不可及的“其器深广难测量也”的德行。

佩弦将永生在他的学问文章上面，佩弦也将永生在他的德行上面。